

笑容如同葵花

说精品文库

学出版社

919044

44.572
C2318 北



10015514

社科类3



传奇小说选萃
笑容如同葵花

李复威

近年来,改革开放大潮的迅猛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渐繁荣,将我们一向视为神圣、高雅的文学事业抛到了一个陌生的、尴尬的位置之上。文学必须到市场的特定天地中展现自己、相互竞争,在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喜爱中取得生存权和发展权,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实,这种情态形成的本身就蕴涵着一个极为朴素的道理:文学创作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的生命,读者群的大小、读者的取舍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创作的兴衰荣枯。

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文学作品的滞销与畅销问题受到了文学界、出版界以及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

无庸否认,畅销并不是文学的全部价值。短暂的轰动效应并不能预示作品持久的活力。读者的喜好中往往有着其它的复杂的、微妙的因素。一些畅销作品中还存在这样的或那样的不良倾向……然而,我们不能不正视我国具体的国情,不能不正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习惯,不能不正视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

高与文学普及的密切关系,不能不正视文学出版事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方针,不能不正视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的日益增强。这一切使我们清醒地看到,文学作品的畅销与否是当前我们不可回避的、紧迫的重要课题。

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宗旨。

畅销小说,顾名思义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广大读者争相购阅的作品。从我国当前读者的文化层次和欣赏水平考察,多数畅销小说无疑具有大众化、通俗化的倾向。它们往往具有追踪热点、题材时髦,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形式活泼、可读性强,语言清畅、适应面广的突出特点。畅销小说的这些优势和长处,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都能明显地感到不少的“严肃小说”出现疏离读者的现象。我们并不否认严肃小说在艺术探索和创新方面的先锋作用,也充分理解一部分审美档次较高的读者的需求。但是,以“阳春白雪”自居,以“曲高和寡”自慰而藐视和贬低畅销的大众小说的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严肃小说的某种贵族化倾向使之与通俗小说的反差愈来愈大,是令人担忧的。

在我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向来有“雅”与“俗”的分野。重雅轻俗、尊雅贱俗,似乎也成为历代文坛的审美定势。然而,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这样的划分和结局并非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文学演化的许多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常常出现雅俗互补、雅俗合流,甚至雅俗转化的现象。我国文学史中的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几乎都是从“俗”文学的地位转化到正宗的文学“雅座”上的。处在转轨期的我国当代文学,难道不能从中悟出一点具有参照价值的信息和先兆么。

编选这套丛书,我们意在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活跃兴旺起来的畅销小说进行一次动态性的小结,对其良莠优劣作出一定的评估和筛选,以求扶正祛邪、去粗取精、扬长避短。我们的编选原则

是：既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又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既能产生图书市场的畅销效应，又能有较久远的欣赏价值；既能通俗易懂、便于阅读，又能寓雅于俗、雅俗共赏。我们期望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恐怕也是畅销小说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努力方向。我们还殷切地期望，中国能尽快地建设起自己的畅销小说的创作、出版、评奖、研究的种种机制，以求能更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效应和艺术职能。

需要说明的是：

1. 本丛书所选作品多出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这五六年间，意在为读者提供最新的、最能反映时代气息和文学潮流的作品。

2. 所选作品侧重短篇小说，兼及中篇小说。一方面是由于丛书篇幅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对小说“写得精萃些”的观点的提倡。

3. 所选作品均按发表时间前后排列，以求为读者清理出此种小说的演变线索。

1993 年 6 月

选编者序

焦雨虹

这本集子里收录的是畅销小说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传奇小说。所谓传奇小说，《辞源》中说它“源出于六朝志怪，而后内容逐渐扩展到对人情世态、社会生活的描绘”。也就是说，奇人、奇事、奇景的描写都属于传奇小说的范畴。

我以为，一部好的传奇小说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传奇而不怪诞。既然是传奇小说，那当然是无奇不传的。但是不能与猎奇、怪诞混为一谈，闻所未闻，为求奇而求奇的做法，只能炮制出恶俗不堪的作品。

通俗而不媚俗。本身列于通俗文学之林的传奇小说，追求一种大众化、娱乐化的功能，因此它并不避讳通俗，可以说它不想免俗，也不能免俗。但是这种通俗并不意味着格调低下的庸俗，它反对粗俗，反对俗鄙。

雅致而不晦涩。作为传奇小说它并不排斥文学的雅趣，不排斥文学的艺术性。但如果把纯文学中单纯技术性的操作手法、唯美主义的极端个性化的追求搬到传奇小说中就显得不伦不类、不合时宜了。

以上这些是我所以为的传奇小说之特征，也是本集子选载这些作品的依据。

纵观近年来的传奇小说，数量不可谓不多，真正的上乘之作却是凤毛麟角，以至于一提起传奇小说有些人就会自然地想起地摊上鲜血犹滴的杂志封面。

在这本集子所选的诸多作品中，明眼的读者一眼就会看出其作者几乎都是近年来当代文坛中颇露头角的“名家”。之所以做此选择，一是因为这些作品在众多的传奇小说中确实颇显功力，另一个原因就是想表明文学的所谓雅俗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这些“俗作品”恰恰都是由“雅作家”们所创作的。

大致分析分析这些多如牛毛的传奇小说，所以不太科学地、死板地归纳出一些所谓的得失偏颇来。虽然编者并不想充当指点迷津的指路人，但还是希望能对传奇小说作者们有所裨益。

首先是传奇色彩的寡淡，味道的不足。既然是传奇小说，就应该能让读者品出其传奇性来。写的是平常事、平常人，用的是平白如话的语言，采用的是平铺直叙、话头见尾的结构，流露的是平淡如白水的情感，那么这样的文章何奇之有？许多作品虽然自我标榜“都市传奇”，“传奇精粹”，但读者情急地读后总是会有种受骗的感觉。这些作品其实不属于传奇小说，起码不是好的小说。好的传奇小说在明白如话的行文后面总会让人有所回味的，如周梅森的《孤乘》就是如此。

其次是艺术手法上的陈旧与亟须革新。古代的传奇小说采用的多是章回体的结构，现代的传奇小说固然不能采用这个古老的方式。翻翻所见的作品，不管是写古代的还是写当代的，在叙事方式、文章结构，语言表达等诸多方面，传奇小说几乎沿袭的是一种“千篇一律制”。纯文学不断地从通俗文学中汲取养料，但作为通俗文学之一的传奇小说却很少汲取纯文学中的养料，比如在叙事方式上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尝试等，因为一定的个性化追求也应该是传奇小说的特性。用同样的方式讲所有的故事毕竟是会令人生厌的。只讲究“人奇”、“事奇”、“物奇”而忽略了“文奇”，这是传奇小说

最大的误区之一。

再有就是传奇小说类别的匮乏与不成熟。类别的成熟与否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由于传奇小说本身内涵丰富,因此它的外延亦是很丰富的:古代传奇、当代传奇、战争传奇、英雄传奇等等。在这些众多的类别中,一些得到了发展,有一些却很很不成熟。比如“当代传奇”,就是其中的薄弱类别之一。在编选的过程中,编者就颇为作难,本应多彩多姿的当代传奇偏偏没有什么上乘之作。经过再三斟酌,终于选择了李国文的《玛丽小姐》,虽然其传奇色彩并不是浓郁的。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传奇小说这些致命的缺陷,才使得纯文学家们如此的不屑一顾,甚至觉得当代文学中的诸多弊端其滥觞全在于包括传奇小说在内的大众文学似的。

希望评论家们多多关注、研究已成为当代文学潮流之一的传奇小说,对于其美学体系、理论价值不妨做些细致、系统的考察和总结,张竹坡、金圣叹对古典小说的贡献也正是由于他们对古典小说的评点与总结。

传奇小说与纯小说,本来就不是水火不容的,而应是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共同发展的。假如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形成一种“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文学形式,那么就正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代文学家们就真正的功德无量了”。

期待着有更多更好的传奇小说作品问世!

目 录

总 序	李复威 (1)
选编者序	焦雨虹 (1)
染坊之子	苗长水 (1)
玩人三记	陈 军 (55)
玛丽小组	李国文 (84)
孤 乘	周梅森 (140)
晚 雨	贾平凹 (236)
丑末寅初	林 希 (295)
后 记	李复威 (362)

染坊之子

苗长水

山东南部的沂蒙山区，有着许多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它并不是原始的优美，而是显示着人类文明进化的优美。那儿总能看到令人陶醉的乡间炊烟，山上有修整得像绣花女绣出来一样的庄稼地，那蚕桑和果木像是人类的歌声，河里蜿蜒流淌的也像是人类明净的血液。

南沂蒙费县的梁丘山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去处，你沿着两边都是呼哨的梁丘大山的道路往里走，走得几乎没有路了，就是这儿。这儿人土音读梁丘为“狼丘”，这读法本身就尤其美丽动人。

这个村庄的名子叫天勤汪，因庄前有一条生满绿藻的小河，河水又聚成一湾绿色的清澄水汪而得名。庄并不小，这时就有九十九户人家了。这时是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赵林9岁，随母亲赵刘氏从费县西边的方城至此，投奔舅舅刘兴邦，学染布手艺。

那时候山东民间，蓝印花布的染坊还很兴盛，不光是乡村，就是省会济南，也还流传着那句老话：天下无二业，除了当铺就是染坊。这时刚开始流行银洋钱，有“龙洋”、“大头”，六吊钱一块。那种新发行的银洋阁儿，老百姓还不认，民国剪了辫子，但乡间里的男人头上辫子还盘着。舅舅刘兴邦头上的辫子又黑又粗，染坊业挣不了大钱，但舅家的日子还殷实。

在这儿家境殷实的标志有两个，一是里里外外收拾得比较干净，这说明日子过得比较从容，有条不紊。二是家里擦有摊好的煎饼，若是好年景，摊好的煎饼能擦到半人高，够一家人吃半个月的，霉年景当然就不行了。这两个标志舅家都具备。虽然是闹了两年的大旱了，舅家的煎饼还有擦着的，赵林一进门，就先看到了这煎饼。虽然一看就是瓜干煎饼，还是恨不能立时就结结实实吃上两个。

妗子是个极和蔼的小脚女人，长得不漂亮，上下收拾得却整齐。她也知道孩子在这年景的心思，外甥一进门，就立时先给卷上一个煎饼吃了。但是舅家的人最使赵林的心灵温暖的，还是表姐润儿。舅家就这么一个孩子，前两个生下来就死了，第三个才活了，这就是润儿，这年正好15岁。脸蛋儿像是给太阳晒得透熟的沙面果，一双野羚羊似的圆溜溜的黑眼睛，透出一股热乎乎的亲切气。她待表弟赵林仿佛是一位了不起的富贵亲戚一样，先是把存在染料盒里的所有属于她自己的宝贝：印着简单图示的识字纸片、小铜钱、泥玩具，统统拿给赵林观赏。赵林最感兴趣的却是那几个染料盒子，那是舅舅用完了染料剩下的四方形和圆形的洋铁盒，上面印着漂亮的外国图画，有洋文，也有中文，标着“瑞士汽巴快快靛”之类字样。赵林这时没好意思开口要，这么漂亮的洋铁盒他还是第一次见，他也知道只要一张口，表姐会由他挑选的。

然后表姐就带他满庄里转。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初七，赵林到舅舅家的头一天，按后来人们回忆这一天的说法：“那一天和玩儿似的就过来了。”从表面上看，这一天的确是很平常的一天，一点也感觉不出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唯有不同往常的就是有点热，才农历四月天，就有点像夏天一样的热，太阳晒得地面起了厚厚的尘土，猪和狗都躲在墙根底下的荫凉里。这早来的酷热，预示着两年的大旱之后，更大的天灾和人祸即将降临，是个不祥之兆。

这庄里有东西两座相连的石围墙，围墙有一丈多高，墙内是庄

里人家，墙外还有大戏台，土窑的，却很光滑宽敞。表姐领着赵林在这戏台上玩了约摸半个时辰，离着吃下晌饭还早，突然听到西围子门那边轰的一声响，接着就是人声嚷嚷的。赵林胆小，吃惊地瞪眼问表姐：“这是怎么了？姐！”表姐胆大，拉着赵林的手说：“走，咱过去看看。”

表姐弟俩溜烟来到西门上，看见那些围着说话的庄里人，才听明白，原来是土匪刘黑七的小帮头又来催给养，说要二百斤摊张子，三百斤暄子，黑毛子十头，现银子一百元。村里人有胆大的刀会会员，好惹事的，扔了颗土炸弹，把那小帮头炸伤走了。

赵林一听见刘黑七这暄字牙关就发紧，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已经听得懂这些土匪话了，摊张子是煎饼，暄子是馒头，黑毛子是猪。还有诸如爬山子是羊，伸头子是小鸡，条子是毛驴，春子是牛之类的黑话，山区的孩子都能听懂。这些东西土匪今天没要，不过已经提出来的那些，在这年景就不是个小数了。

远远看见有四个人在那跺脚骂街，头上的辫子盘着一半儿，双耳朵前边耷拉着一半，敞着怀，像是有些武功。他说：“有本事你刘黑七就领着马子来打！别净瞎嚷嚷！想要么你就来拿，进了天勤汪围子就给你！你这个乌龟精揍的，没这个本事就别嚷嚷！”

那被炸的小帮头早叫喽罗们抢到马上逃去，这人是朝着影儿空骂。

“这是庄长广玉。”表姐对赵林说。

“看上去武功夫怪挺的。”赵林说。

“挺个鸡子！”表姐嘴皮儿一撇，“一个霸道！就仗着有那几颗土炮、叶子刀，非和大马子头儿作对。俺爷娘说了，早晚叫刘黑七打破了这围子不可！”润儿说的这马子，也是老百姓对土匪的俗称，正如东北人称土匪为胡子一样。

“刘黑七打破围子，不就得杀满庄吗？”赵林问。

“那也不见起，”表姐说，“有仇有恶的杀，不仇不恶的庄户人，

凭什么杀？”

赵林觉得表姐也有理，表姐到底也是 15 岁的大闺女了，看事情会比他透彻。这时她脸色也十分平静，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恐惧感。唯有想的就是叫表弟怎么玩得尽兴。

“走吧！”她拉住赵林的手，“不稀得理这些野人，咱玩咱的去！”就带着表弟走了。

赵林看那些围着的庄户人，不少也确实拿着不当回事的，说着话就忙各自的了，确实和玩儿似的。

又出了围子，来到庄前那条生满绿藻的小河上，河底是石头的，石缝间游着无数小鱼，踩着那些露出水面的石头，赵林随表姐过了河。河对岸是一片零落的小树林，都是些直直的小杨柳树，虽然零落，却幽静，直连住远处的山脚，像散布开的骑兵队形。树底下有成片的牛粪驴粪，铁匠炉的残碴。

“逢集的时候，这里是牲口市，那铁匠炉是钉马掌的。”表姐一指点给赵林。

顺小河的不远处，就看见那个绿色清澈的大汪，有些精赤的孩子和男人洗澡，表姐看见，脚步就止下了。那些半大男人看见了这边，转了身子一起朝这叫：“哎！润儿！过来呀！领着你家那小外甥过来洗澡吧，给爷们儿搓搓腿沟子。”

“没皮脸的！”润儿反骂道，“你们过来！叫个老雕都给你叼了去！”

那边还在叫着，润儿朝那望了一会儿，才转过头，冲赵林一笑：“走，咱回家吧，到晚上我再领你来，咱找个好地方洗澡。”

吃下晌饭的时候，天已经擦黑，舅舅掌上了灯，一家人围在院里的桌上吃饭。妗子打了米面榆叶的糊糊，桌上还搁了剥干净的小葱，咸菜条炒的鸡蛋。润儿一个劲让赵林刀鸡蛋，赵林当然也懂事了，谨慎地下着筷子，只顾干啃煎饼。他觉得干啃煎饼就够好吃了，将来跟着舅舅学了染布手艺，自然也会过上这样的日子。

饭吃到一半，有个人来到门上，叫道：“兴邦，广玉叔叫你这就过去一趟。”

刘兴邦没放筷子答道：“正吃着饭呢，一会儿吃完了就去。”

那人说：“怕是不能等到吃完了再去呢，有要紧的火急事儿！”刘兴邦这才搁了筷子，拿了个煎饼吃着就去了。没多大会儿就回来了，脸上沉沉的，压下声来对一家人说：“这回惹下塌天的祸了，下晌炸了刘黑七的小帮头，刘黑七指派人捎了信来，今晚12点来跑围子！”

妗子一听就坐不住了，说：“那咱这一庄的男女老小怎么办？还不赶紧招呼着往外躲？”

舅舅说：“广玉已经叫人把围子门堵了，光留下北门，他自个儿拿着锋利的铡刀在那儿把着，谁往外跑就一刀劈了！老婆孩子一块儿守围子。”

“那也得叫润儿她姑和孩子躲出去！万一叫刘黑七那杀人的魔王破了围，岂不叫她娘儿俩也跟着遭殃！”

“谁去送她？”舅舅说，“广玉叫我这就去给王庄大刀会送信去，外头恐怕也到处都是土匪的勾子了，叫她娘儿俩撞上了怎么办？还不如就在家藏得安稳！”

“那你就怕撞上？”

“这不就是嘛，广玉寻思半天才想出这么个花儿，叫我装成是去收布的，四周的人也都熟识，才叫我去王庄送信嘛！”

“这没深浅的霸道广玉！”妗子骂上了，“早知道别叫他招惹这些马子头儿，他逞能，这会儿让满庄里的老婆孩子跟着他头碰石头……”

舅舅不敢耽搁，嘱咐了妗子该收拾的东西，到时万一有意外都藏到夹壁墙中，自己背了布褡子就去了。妗子六神无主，不知先收拾什么才是。母亲赵刘氏更经不起事，这会儿身子都软了，呆坐在板凳上说不出话来。唯有润儿还是不怕，朝赵林说：“咱家里有个夹

壁墙，就是俺爷修了防马子的，呆会儿我领着你进去。”

母亲这会儿才说话：“唉！呆孩子，你知道啥？夹壁墙能防得了官军，防不了马子呀，那马子是些什么人？！”

润儿却全不放在心上，拉着赵林站起来，冲她娘说：“娘，我燥热得慌，带着俺兄弟去汪崖上洗个澡就回来。”

她娘烦道：“才四月天，燥热得什么慌？出去不怕叫马子拉了去！”

润儿说：“一冬天身上都没沾沾水，下晌看见一些人在那洗呢！”

她娘说：“你连围门也出不了！不信你去吧！”

“那俺就去了！”润儿也不再问赵林娘，拽起赵林就走了。

他们跑到靠戏台那儿的南门上，看见一些人正在那搬石头堵门，一些人点了豆油火把，提着叶子刀守着，不让出门。润儿说了声还有羊在外头拴着，硬和赵林挤出去了。

他俩过了河，直跑到那大汪的边上，沿着汪崖，润儿领他走到一处极幽静的地方。这地方被一片小树林遮着，一色的圆石，直铺进汪水。大汪这时寂静无波，一弯月牙儿正从东面的山垭缝里升出来，清光皎洁，照在纯洁湛澄的汪水中。

赵林感觉自己一生再没有进入过比这更纯洁神圣的境界了，他正是在这时情窦初开，悟得了生命真谛。

表姐先脱下鞋子和上面的蓝印花布褂，穿着里面的马夹和裤子，踩着圆石，晃晃悠悠趟进水中。然后她坐到水中。脱了马夹，又在水里脱了下面的衣服，转回头来冲赵林叫道：“快下来呀，兄弟，这水还温呢，沾在身上好凉快！”

赵林不敢下去，更不敢靠近表姐，这水不深，表姐坐着的地方，水才刚没到她的胸膛，表姐的脸蛋儿黑红黑红的，可身体却那么白，胸前两座雪白的鼓鼓的小乳房，一会被水没住，一会儿又浮出来。

表姐却一点也不怕他，亲切地笑着招呼着他：“快下来吧，害怕什么？把你那衣服脱在石头上，今晚上不怕有人来看，也没个敢来偷衣裳的。”

赵林照着表姐的吩咐，乖乖脱了衣服，光光地钻进水里，但却不敢靠近表姐。表姐已经把辫子拆散了，浸到水中，又抬起头，说：“你会凫水吧？会凫你就往里凫一会儿，我不会凫水，就在边上洗洗就行。”

赵林会打几个扑腾，走到水深处，扑腾了一圈儿，觉得里边水凉，就又回来了。边上的水还是很温，小鱼在水中悄悄地咬着身上的汗毛，一噉一噉的。

“这水里有什么东西吧？姐？”赵林远远看着表姐雪白的上身。

“有老圆。”润儿洗着头发，又抽洗着衣服说。她坐在水里，像一朵月下的睡莲。

“那就是老鳖吧？”赵林不由就有几分紧张。

“可不能这么说，兄弟！”润儿笑道，“圆是圆，鳖是鳖，老鳖四条腿儿，老圆是神物，五条腿儿，大汪就是老圆住的地方，这你还不知道？”

表姐又在水里洗完了全身，看看赵林也差不多洗完了，她又原样儿坐着穿好衣服，这才出了水，说：“走吧，咱得回家了。”

赵林呆呆地看着水漉漉的表姐，陡然间觉得世界上最好看的女孩儿，就是润儿表姐。

刀会的人也有刀会的隐语、交口，守围墙不叫守围墙，叫上铺子。赵林跟表姐润儿再从北门绕进庄，年轻力壮的刀会会员已经上铺子了，一个个腰缠紫花围腰，胸戴大红兜肚子，这是刀会的护身符，保护刀枪不入的。围子墙上火把通明，戴了护符提了叶子刀的刀会会员梭巡其间，妇女壮年们在搬运石头炸药，加固围墙，补充

要口上安放土炮的弹药。东西两围子之间不断以隐语互传信号，通报消息。

有那年少风流的红兜肚子，看见水灵灵的润儿走过去，忍不住眼睛珠就不转了，吆喝：“润儿！小俊妞儿，是给哥哥们送酒来喝的吧？”

沂蒙山人嘴里说的酒有两种含义，一是就指酒，二是指妇女的奶。所以这小红兜肚子的话里也不无下流含义，众人都在哈哈笑。

润儿也不怕，农家的女孩儿长到这时，见识的也多了，她边走边说：“别火急，守稳了围子，还少了你喝的！”

“得要你亲手端着我喝！”

“没家教的，你情等着就是！”

润儿脸红着，她知道表弟也能懂了这些话，二人急急的便转回家。

姁子和母亲都在为出去的舅舅担忧，盼他回来，可姁子嘴上却一个劲地说：“怕是他今夜里就回不来了，回不来才好，等马子走了再回来正好！”

母亲说：“要紧别耽误到路上！”

家里值点钱的物件都藏进夹壁墙，其实舅家也没什么值钱物，唯独给人家染的三十来匹布，这是最值钱的了。入夜之后，一家人和衣躺在一张床上，润儿和赵林说了会儿话就睡着了，姁子和母亲醒一会儿睡一会儿，一有个鸡飞狗叫的便机灵一下。

整个村庄也都处在这状态之中，那围子上的豆油火把彻夜点着，四处灯火通明，大约正好是夜半时分，分秒不差，从西南方向传来了土匪的调队号声，刘黑七这土匪说一不二，真的来了。

全村的人听见这号声都起来了，听着跑腿的刀会会员挨着巷子传达庄长广玉的命令：“马子来跑围子了！青壮年男人都上铺子上去，妇幼老小也都听候吩咐，烧水送饭，搬石运料，谁家有误，放进来马子，广玉叔铡刀底下是问！”